



「美昆汀·塔伦蒂诺 著覃天、邱文浩译
《电影狂想》」

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狂想

□张无极

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狂想》不仅是一部关于他个人创作旅程的回顾,更是对整个电影艺术形式的深刻反思与哲学探讨。作为一位在全球范围内享有盛誉的导演,塔伦蒂诺以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和对流行文化的广泛引用而闻名。然而,这本书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得以窥见他的内心世界,深入了解他在创作这些经典作品时所经历的思想过程、灵感来源及其背后的文化脉络。

书的开头,塔伦蒂诺用其标志性的幽默和直率的语调,讲述了他与电影的缘分。塔伦蒂诺对电影的热爱源于他童年时观看的那些老电影,这些影片不仅塑造了他的艺术观,也为他后来的创作奠定了基础。他所描述的这些经典影像,如《黄昏双响炮》和《杀死比尔》等,既是他创作的灵感来源,也是他探索自我身份和艺术表达的桥梁。

与许多线性叙事的电影不同,他的作品常常打破时间线,以非线性方式展现故事。塔伦蒂诺坦承,这种手法源于他对电影语言的实验和探索。他在书中提到,“叙事的方式就像调料,恰当的使用可以提升整道菜的风味。”这种比喻不仅生动地描绘了他对叙事的理解,也表明了他对创造性表达的追求。他通过对经典电影叙事结构的解构与重组,使得每一部作品都充满了独特的韵味与层次感。

在探讨角色塑造时,塔伦蒂诺展示了他对人物内心深处的洞察力。他的角色通常复杂而矛盾,这种深度不仅使他们更加真实,也让观众产生共鸣。他在书中强调,成功的角色必须有独特的声音和个性,而这些特质常常来自于他对生活中真实人物的观察与理解。塔伦蒂诺将他的角色视为人性的缩影,赋予他们丰富的背景故事和情感。这种对角色的细致刻画,让他的电影在众多作品中脱颖而出,成为观众讨论的焦点。

塔伦蒂诺还在书中详细分析了他的一些经典作品,例如《低俗小说》和《无耻混蛋》。在对《低俗小说》的解读中,他探讨了影片如何通过多条叙事线索的交织,展现了人类的命运和选择。塔伦蒂诺提到,影片中的每个角色都在为自己的生存而奋斗,而这些选择最终交织成了一幅复杂的人性画卷。这种叙事策略让观众在欣赏故事的同时,也不得不思考人生的意义与选择的后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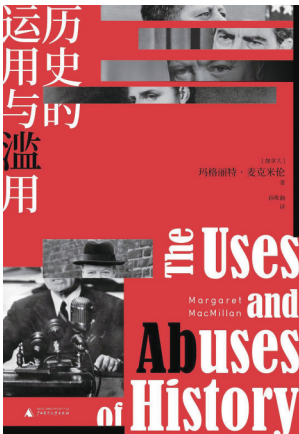
书中,塔伦蒂诺还提到了一些影响他创作的重要电影和导演。从法尔考到斯皮尔伯格,他对电影历史的了解和热爱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灵感。他通过分析这些经典电影,展现了它们在叙事、视觉和情感表达上的成功之处。这种追溯不仅体现了他对电影艺术的尊重,也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电影如何塑造了当代文化。

在书的中段,塔伦蒂诺分享了许多创作过程中的趣事和挑战。他的坦诚与幽默感让读者感受到他作为艺术家的真实一面。无论是与制片人的博弈,还是对剧本的反复打磨,这些经历不仅让他成长为一位成熟的导演,也为读者揭示了艺术创作的艰辛与乐趣。这种亲身经历的分享,增强了读者与作者之间的情感联系,使得整本书不仅是一次学术之旅,更是一种温暖的共鸣。

与此同时,塔伦蒂诺对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在书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他意识到,在许多经典电影中,女性角色常常被边缘化。因此,他在创作中努力将女性角色置于重要位置,赋予她们独立的思想和丰富的情感。塔伦蒂诺在书中提到,“我希望我的女性角色能够超越刻板印象,展现出真实与多面的复杂性。”这种对女性角色的重视,不仅为塔伦蒂诺的电影增添了深度,也让他当代电影界中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在书的后半部分,塔伦蒂诺展望了电影的未来。他对新兴技术和多样化叙事形式的探索,表明了他始终保持开放的态度。他认为,未来的电影将更加丰富多元,不同文化的交融将为叙事带来新的可能性。这种前瞻性的思维,彰显了他作为艺术家的敏锐与洞察力,同时也激励着年轻的电影人追求创新与突破。

在当今这个电影与文化交流日益加深的时代,塔伦蒂诺的声音显得尤为重要。他不仅是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更是在为我们描绘一个关于电影的宏大叙事。塔伦蒂诺通过他的作品和这本书,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艺术的价值在于它能够引发对生活的深刻思考和对人性的理解。在这个日新月异的时代,电影依然是一种强有力的表达形式,它能够打破文化的界限,连接不同的思想与情感。



「[加拿大]玛格丽特·麦克米伦 著孙唯翰译
《历史的运用与滥用》」

谁真正拥有历史?

□陆远

这些年,各种题材的历史书写常常成为坊间出版热点,然而以研究历史为志业的作者们,依旧免不了直面这样的尴尬——在不少人心目中,历史作品当然能让人增长知识或者带来乐趣,但是其价值大约也仅限于此,因为再英明伟大的人物,再惊心动魄的事件,一旦成为过去,就很难对当下产生什么“实际的”用处。不过,著名历史学家、牛津大学教授玛格丽特·麦克米伦显然并不这么看,在著作《历史的运用与滥用》中,麦克米伦试图全面阐释“历史”与“当下”的联系,她反复申明,历史与我们很近,对当下的日常生活而言,它发挥着比我们想象中更强大的效能,既为我们每个人提供安身立命的思想资源,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得以凝聚的精神纽带。唯其如此,我们更要对形形色色的历史叙事保持警惕,因为稍不留神,也许就会落入常见的思维陷阱,甚至对社会现实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

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里,麦克米伦家族的许多成员是那些影响人类命运的重大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她的曾祖父劳合·乔治在一战期间先后担任英国陆军大臣和首相,是巴黎和会代表,也是《凡尔赛和约》的签署人;她的祖辈和父辈,分别深度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进程,特殊的出身背景不仅为麦克米伦成长为一名出色的一战史专家提供了独特的条件,也赋予她从家族生命的感性体验与学术研究的理性判断双重视角考察20世纪战争史的能力。麦克米伦时刻不忘从“当下”理解历史,在她看来,一战是对人类文明永难磨灭的嘲讽,即便时光穿越百年,依旧能让我们借以反观自身的缺陷,对人类理性的限度有所警醒。

正是从对战争与暴力史的反思出发,麦克米伦从正反两个方面解读历史中蕴含着的巨大力量。

一方面,麦克米伦特别强调“历史的效能”。所谓历史的效能,指的是历史对当下的价值与作用。它可以成为实现伟大目标的动员手段,也可以成为宣誓合法性的途径;它为弱者和边缘群体提供抵抗的武器,也形塑着人类基本的价值观,如暴风雨中的航标灯一样为我们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揭示善恶与美丑;它建构了我们的身份认同,让我们拥有对某一群体的归属感,进而形成稳定的民族文化传统,抚慰现代世界或者空虚或者焦躁的心灵——麦克米伦说,“在我们中大多数人已经不再相信来世的时候,所属群体的长存给予我们一种永恒不朽的承诺”,我想,写下这句话时,教授一定如菩萨低眉,温情脉脉。

另一方面,让人印象更加深刻的也许是作者金刚怒目之下的冷峻思考,她提醒我们,人类往往“只会选择自己期待看到且喜欢的历史叙述”,在这种心理动机的驱动下,大量历史叙事在“记忆”和“遗忘”的反复拉扯之间变得暧昧模糊以至面目全非。二战时期成立的维希傀儡政权是法国人无法抹去的屈辱记忆,右翼分子将其美化为法国高层的“忍辱负重”之举,更将其附庸为对犹太人的保护;西班牙甚至出台了名为“遗忘协议”的文件,让国家与民众自行删除关于法西斯分子弗朗哥政权的历史记忆;更加无耻的行径在于通过霸凌历史而控制现实,比如希特勒对《凡尔赛和约》与“一战”事实的扭曲与篡改不仅没有终止战争,反而造成更大的灾难。

麦克米伦通过一个例子告诫人们,务必审慎地处理历史记忆,即便出于温情和敬意。2005年,时任法国总统希拉克宣布,将为法国最后一位一战老兵举行国葬,他的遗体将会被安葬在先贤祠或者荣军院。此举却受到当时健在的一战老兵拉扎尔·蒙蒂塞利的强烈反对,在他看来,相较于那场让无数人殒命的战争,国家不应该只把注意力放在一个人身上,“因为这对前面逝去的战友们来说,是一种侮辱,也不会让最后一个逝者感到任何荣誉”。很显然,面对同样的历史事实,“更多是出于活着的人们意愿的”国葬设想与死人堆中爬出来的历史亲历者之间,有着大相径庭的情感体验,这既说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更彰显出历史与现实强大的张力。如何处理这种张力关系既是政治家的工作,也是历史学家的职责。由此看来,历史学家不仅承担着求真的责任,更有着深思的品性,让“真实”超越实证与挖掘的要求,向伦理与价值的层面挺进,让历史学科成为与个体的精神成长与人类整体的幸福生存紧密相关的生命之学。这样的历史学恰恰起步于我们历史观的转变与矫正,并进而成为一种邀约,请我们回望过去看清自身,并由此迈向心性的成熟。

我思我在

“由心而生”的写作

□思郁

《大西洋月刊》上有个著名的线上访谈节目叫《由心而生》。这个节目的编辑和主持人是美国作家乔·法斯勒,他会请那些作家和艺术家从文学作品中挑选出自己最为喜欢的段落,或者选出那些在阅读生涯中最能打动入、让他们念念不忘的文字,解读这段文字对他们的创作生涯产生的影响。这些访谈最终落在了纸面上,结集成书叫《随机快乐》。

这本书选的作家有很多是我们熟悉的,比如斯蒂芬·金、大卫·米切尔、乔纳森·弗兰岑等等,但大部分的作家都是美国本土,或者相对不太知名的作家。当然,作家的知名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谈论的这个话题是否能打动入。这本书非常好的一点就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每个作家如何认真解读一首诗歌的片段、一篇小说的某个段落,甚至一句话,对他们产生的影响。几乎每一篇都是文本细读的典范,相对于职业的文学评论家,作家本人的解读更具有私密性,也更令人信服,甚至我们能从中发现他们写作的灵感,创作的源头。

比如越南裔美国作家阮清越在文中提到,2011年他打算创作一本新作,但是一直找不到自己的声音,他试过了各种开篇、各种场景,但总是觉得不对。他买了一本安东尼·洛博·安图内斯的小说《世界尽头的土地上》,每天早上都会读上几页,慢慢找到了写作的冲动。有天,他正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脑中就冒出了一句话:“我是个间谍,是个潜伏者,是个幽灵,是个双面人。”这句话有如神助一样出现在脑海里,他意识到这就是那个声音。而他要做的就是跟随这个声音,继续写下去。这就变成了他后来获得普利策奖的作品《同情者》的开篇。一本书如何影响了一个作家,大概就在这里。法斯勒在书中引用了诺奖得主帕慕克的小说《新人生》中的那句话非常贴切:有一天,我读了一本书,人生就此发生了改变。

这里面有我非常喜欢的部分,一个作家因为另一个作家的一本书、一首诗、一句话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创作。文学的影响力和传承,如此清晰地展现出来。某种程度上,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向一位作家致敬,向一种文学的传统致敬。我们也许会相信“影响的焦虑”,认为传统是一种压迫,驱使作家们不得不付出更多的艰辛,超越自我。但传统在这本书上得到更为细腻的展现,与其说这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倒不如说一种影响的致敬。

读这本书的时候,更容易想到自己会受到哪些作家的影响,哪些文学作品或者一个段落让自己念念不忘。正如书中很多的作家都会提到自己阅读启蒙时期读到的那些书。我经常举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例子。小时候囿于条件有限,正统的书籍不多,于是读了很多武侠小说。众多粗制滥造的垃圾作品中,你也很容易区分好作家与差作家之间的区别。当年读到了金庸的《神雕侠侣》,第三十二回“情是何物”的最后一段:“某一风风雨雨如晦,杨过心有所感,当下腰悬木剑,身披蔽袍,一人一雕,悄然而去,自此足迹所至,踏遍了中原江南之地。”我记得当年读的这本还是一个旁批本,这一段的旁批中说“一句话写尽十年事”,概括得恰如其分。这段话让我充分领略到了汉语写作的真正魅力。原来一个简单的句子可以蕴含如此众多的信息,角色的成长,时间的流逝,空间的转换,都在一个句子里得到完美的展现。而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的作家,自然也成为了我们的仰慕者。这样写作犹如金砾一般,总在那些杂乱的文字中凸显出来。

《随机快乐》中的众多文章都提到了背诵的魅力。我们小时候背诵过的诗歌和句子总是印刻在脑海里。时间和阅历到了,它们总会自发地冒出来,生发出独具的魅力,让我们反复吟诵,仔细琢磨其中的滋味。直到多年之后,我们才会后悔,为什么早年不多背诵一些经典的诗歌。正如书中有一篇我非常喜欢的,美国的桂冠诗人比利·柯林斯解读叶芝诗歌的《直抵心灵深处》。柯林斯说大学期间第一次读到了叶芝的诗歌《茵纳斯弗利岛》就此难忘。他还说,当我们听到一首歌会很自然地哼唱它,但是对一首诗来说,你需要下定决心去背诵它,反复吟诵它,这才是读诗的快乐。他说了一句话非常形象,“诗歌是被写出来替换书页上的寂静的”,只有当你开始背诵它,把一首诗内化,将它变成自己的所有物,变成某种被你置于内心的东西,你才能真正拥有这首诗。他还提到,好的诗歌应该是清晰与神秘的混合体,坏的诗歌总是试图永远保持神秘,而好的诗歌总会引诱你去读它,吟诵它,分析它,让它发出声音,只有如此,你才能真正听到它穿越历史的长河发出的回响。

好的作品会持续影响我们的人生。